

今天我出镜

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长 吕凯——

“教会战士选择路”

■曾恒洁 信息支援报记者 马璟

第一次给官兵上课时，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长吕凯讲着讲着随口冒出一句：“大家看，从A点走向B点，这片丘陵地带是必经之地……”

台下几名战士面面相觑——“啥丘陵地带？”“不就是机房到发射阵地那片山坡嘛……”

课后，有战士忍不住问：“连长，您以前当过老师吧？”

吕凯笑了笑，他还真当过。

2014年，大学在读的吕凯首次入伍，先后当过有线兵、炊事员和突击车炮手。退伍后，他重返校园，也把在部队锤炼的好作风带了回来。经过不懈努力，入伍前那个“垫底生”，最后竟成了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毕业后，他当了一名地理老师。虽说每次在黑板上画中国地形图，他都满心自豪，可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东西。后来他想明白了，是部队生活的纯粹和热烈，让他念兹在兹。

2019年，吕凯二次入伍。再次步入军营，吕凯被分配到通信部队。他开始以地理老师的专业眼光，检视着身边的一切——

别人看线缆就是线缆，他看线缆，脑子里浮现的是等高线、地形剖面、最优路径。他的徒弟张明跟着他跑了一个月线路，终于憋不住问：“班长，你布线的思路有点怪，咋想的？”

吕凯蹲在地上，手里攥着一捆光缆，头也不抬：“你看这片山，要从山脚到山顶架条线，怎么架最好？”

张明指了指直线方向。

吕凯摇头：“直线最近，但不是最优。你看这个坡度，这边缓那边陡，走缓坡虽然远了50米，但维护方便，风雨天也不容易断。”

张明恍然大悟：“班长，有两下子啊！”

“倒也没啥，我教过几年地理。”

很快，“吕班长当过地理老师”这件事在连队传开了。大家打趣他：“吕凯确实是这块料，看什么都像在用地形图……”

2021年，吕凯通过提干考试，成为军官。2024年，他受命组建一支无人机连队，地点在某沿海区域。那里一片滩涂，地形十分复杂。怎么干？从哪开始干？头一天，吕凯带着6个兵，站在泥地里，吹着冷飕飕的风，攥着几张零散的航拍图。

吕凯把图铺在地上，蹲下来，手指沿着海岸线移动：“这里是风口，风速常年五六级，起飞窗口只有早晚。这里是滩涂，淤泥较厚，降落点要避免。这里是丘陵，是天然屏障，还是信号盲区……”

战士们围成一圈，看着他在地形图上标注一个又一个点位。

一个月后，他们靠双脚走遍了这片区域，把每一处起飞点、每一条航线、每一个信号盲区都摸得一清二楚。后来，连队扩充到60多人，新来的战士拿到这份地形分析资料，都以为是上级配发的专业勘察报告。

“连长，你这地形看得真细。”

吕凯说：“我以前教地理，第一课就跟学生讲——看地形是为了打仗……”

他当老师那会儿，教材上有一章叫“地形图的判读与应用”。每次讲到这一章，他都会说一句：“别以为地形图只是考试题，到了战场，地形就是命。”那时他说这话，底下的学生没什么反应。现在他说这话，底下的战士都在点头。

吕凯带兵有个特点，他喜欢帮战士想“路怎么走”。想考军校的他帮着算时间账——每天能挤出几个小时学习，从哪科开始补、模考到什么水平算稳当；想学技术的，他列出书单，标清楚哪本打底、哪本进阶、哪本最后啃；有人想转专业方向，他就把自己当年换岗的经验翻出来讲一遍，告诉人家转过去之后，最难熬的是哪一关，怎么熬过去。

有人跟他开玩笑：“连长，你这不像带兵，像带学生。”

吕凯认真地说：“带兵有时真还就像带学生，都得让人知道路在哪儿、怎么走最稳当。”

战士们对他很信服，不光是因为他会看地形。有人告诉记者：“从吕班长、吕老师，再到吕连长，这一路他走得很认真。”

有人问过他，折腾这么一大圈图啥，吕凯想了想，望向远处的海：“这不叫折腾，人生的路可比地形图复杂得多，我教会战士选择路，也找到了自己想走的那条路。”

“错误动作演示课”走红新兵营

■马驹 肖昌豪

特别关注

“匍匐时，可能因一时心急导致动作幅度增大，被铁丝网钩住。这时不要慌，别硬拽，收腹沉肩卸力，便能快速解脱撤离！”上个月的一天，在某部新兵五营战术训练场上，各班班长都在逐人抠动作、纠细节，唯独十班班长路上增另辟蹊径，组织了一堂“错误动作演示课”。

只见路上增趴在铁丝网上，现场示范训练中常见的错误动作，并结合自身经历，既讲隐患风险，又示范突发状况下的补救办法。一堂不走寻常路的“错误动作演示课”，让在场官兵耳目一新，但也引来不少争议。

不少带兵骨干有顾虑。“新兵刚入营，应该先打牢动作底子，养成规范素养”“新兵战术底子薄、理解能力有限，过早接触错误动作，容易混淆要领”“训练讲究循序渐进，应该遵循‘先学标准、再抓提升’的路子，步步

踩实。我对路班长的做法，持保留态度”……

面对众人的议论和不解，路上增没有过多争辩，而是在训练结束后讲起了此前一段经历。

那时，路上增刚担任新兵班长，带兵从严从细，事事高标准，所带班成绩稳居前列。可在一次有实战背景的战训考核中，脱离了固定场地与预设流程后，新兵们的成绩普遍出现较大波动。

其中，有名新兵在低姿匍匐通过障碍时，为争取更好成绩，动作走样，姿态过高，装具被铁丝网牢牢钩住。情急之下，他蛮力拉扯，结果越挣扎束缚越紧，迟迟无法脱身，当场被判“阵亡”。另一名新兵射击时枪械突发故障，一时慌了神，白白错失最佳射击时机。

复盘后，路上增意识到，战场没有固定范式，更没有重来机会，如果战士只会机械地完成标准动作，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旦遭遇意外特情，必然慌乱失措、陷入被动。

从那以后，组训时路上增尝试直观演示错误动作，带着大家剖析问题出在哪，会导致哪些风险，并给出失误后的补救办法，让大家明白“错了怎么改、遇险怎么办”。他还根据当前训练阶段，增设随机特情——疏密不一的铁丝网、突发故障的武器装备、临时下达的救护任务等等，倒逼新兵跳出四平八稳的训练节奏，让他们在复杂环境中磨砺心理素质与应变能力。

起初，不少新兵一时难以适应，但时间长了，他们深感受益良多。不久前，新兵营组织阶段性实战化考核，导调组临时变换场地、随机叠加特情，不少新兵因应变能力不足发挥失常。唯有路上增所带班全员沉着冷静、协同默契，从容化解各类突发状况，综合成绩位列全营第一。

如今，路上增的“错误动作演示课”逐步在新兵营推开，教导员李纯清感慨：“把易错环节练扎实，把特情处置练过硬，才能锻造出能上战场的合格兵！”



向前
 上图：近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战术综合训练。图为官兵正在奔袭。
 李龙飞摄
 右图：前不久，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飞行训练。图为直升机准备起飞。
 汪黄飞摄

海军某部一级上士 李新——

“主动向前迈半步”

■张鑫

一级上士李新，身高190厘米以上，一般人和他聊天都得仰着头；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习惯推一下镜框。

李新何许人也？海军某部教导队教员，担负负责教学培训任务。同时，他还兼任驻地及周边地区海军部队信息通信专业职业技能鉴定站负责人。

提起李新，战友有个很形象的评价，说他做事情干工作总是“主动向前迈半步”，哪怕只是兼职。

刚从报务连转岗到教导队当教员那年，李新临危受命负责组织当年信息通信专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受领任务后，他边学边干，总算大差不差地完成了。

但成绩出来后，李新发现本单位的通过率不足20%。“与其他军种的成绩差距悬殊，可能不只是战士个人差异这么简单”，李新看着成绩单陷入沉思，“战友们在繁重的训练之余，还要准备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很不容易，通过率这么低得多打击人啊！我又能做什么呢？”

李新想方设法联系到通过率高的单位，多番沟通请教之后找到了原因。原来，海军信息通信专业职业技

能鉴定竟然没有一套完整的专属题库，战士们学习备考都是参考其他军兵种题库，这就导致学习范围巨大、涉及专业繁杂。

与上级沟通后，李新得到的答复是：海军职业技能鉴定涉及专业多、难度大，鉴定工作开展不久，题库尚未完善。

“既然上级尚未完成编修，那我们能不能自己做一套信息通信专业的题库先用着？”李新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建议，很快得到回复：支持！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李新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加班加点梳理出信息通信专业近20个子专业学习训练纲要，并以此为依据汇编题目。他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倒计时，就想赶在下次鉴定考试之前建成属于海军信息通信专业自己的题库。

几个月后，李新将整理出的题库上报组考单位，同时下发给备考战友。第二年，单位再次组织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考试，通过率提升到80%。

欣喜之余，李新决定再往前“迈半步”。

“要是能多宣传鼓励战友报考，那些因缺少鉴定成绩而无法留队的战

友就会少一点遗憾。但光凭我一张嘴，宣传的范围还是太有限……”其后不久，李新跟海军某院校的两名同行倾诉苦恼时发出倡议，“要不我们做一本指导手册吧，让大家一看就懂！”3个人一拍即合，说干就干。

鉴定结果关乎战友们的成长进步，指导手册要绝对准确，同时要达到“一看就懂”的效果。所以，李新三人将职业鉴定的相关法规归拢到一起，一份份摸准吃透吸收好，再将其中干货择出来拉单列表，并对常见问题进行解答。最后，还贴心地附上了各鉴定站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方便战友咨询。

如今，这本手册不仅成为海军信息通信专业军士了解职业技能鉴定明细的“掌中宝”，还成了鉴定站组织鉴定工作的参考书。

“虽说我是政策的‘搬运工’，但绝不能满足于只当个‘搬运工’。”就因为总是“主动向前迈半步”，这些年李新给自己“揽”了不少额外的活儿。但也正因如此，许多战友的军旅之路更宽广了。

“今年的鉴定工作又有新情况，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如今，李新又准备迈出新的“半步”了。

训练场上不必说“请”字

■慕宇杰 赵明刚

的，觉得这样做，既显得自己尊重老同志，又能和战友拉近距离，一举两得。

可这份“小得意”没持续多久。一次训练间隙，指导员把刘国雨叫到了一旁：“刘国雨，你‘请’起来没完了？谁允许你下达口令加‘请’字的？”

刘国雨一下子懵了。这时，他才反应过来，指导员之前的眼神不是敷衍，而是对他“讨好式管理”的失望。

“指导员，我就是想和大家搞好关系，方便以后开展工作……”刘国雨低着头，声音越说越小。

指导员没有继续责备他，而是一字一顿地对他说：“训练场上不必说‘请’字。”

随后，指导员说起自己当年刚担任班长时的经历：“我那会儿也这样，训练时对老兵们和和气气，觉得这样做，大家会喜欢我。后来一次考核，我们班成绩垫底。那时我才明白，真正的指挥员，得有指挥员的样子，口令就是号令，容不得半点含糊。”指导员的“请人列”……刘国雨心里美滋滋

想起自己训练时“讨好”老兵的样子，刘国雨忽然觉得脸红。指导员见他若有所思，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去好好想想。带兵不是请客吃饭，你硬气，战士才服气。”

第二天队列训练，他提前到场，把口令练了十几遍。开训时，他腰杆挺直，声音洪亮：“立正！稍息！向右看——齐！”站在队列里的老兵，被纠正动作时，他直接点名：“王云飞，手臂摆高一点！”

训练间隙，王云飞笑着对他说：“副班长，今天这嗓子够亮啊。”刘国雨正想解释，王云飞却竖起大拇指：“这才像个副班长的样子。那天你喊‘请’的时候，我听着别扭。带兵就得有带兵的样，别管我干了多少年，训练场上，该听你的就得听你的。你放心，我们这些老同志，服的是队列条令，不是‘客气’。”

刘国雨先是一愣，随即心里一热……如今，训练场没有了“请”字，但战友们看刘国雨的眼神里，却多了几分信任与尊重。



4月下旬，武警安顺支队开展障碍训练，锤炼实战硬功。图为参训官兵携枪快速通过独木桥。
 唐忠飞摄